

母亲退休在金秋

刘薇薇

母亲即将光荣退休,在收获的秋季,在银杏叶燃烧至天际的季节。

无论医术多么精湛的医生之于患者而言:有时,去治愈;常常,去帮助;总是,去安慰。母亲作为一名小镇妇产科医生,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迎接了近万名新生命,也经历过许多悲喜。但她之于我而言,是一位平凡的母亲。

很小的时候,奶奶总会在母亲加班时推着我去医院找她,那时候我还没有断奶,这段婴儿时期的记忆没有任何现实的佐证。但当我稍长大时,偶然瞥见院子里那个磨损破旧的婴儿车轮,感觉真的曾躺在里面将那段崎岖的土路穿行了无数遍。伤感于母亲上班时离别的背影,我更偏爱母亲逆光回家的剪影,带着夕阳的金黄,叮当的旧车筐里装着蔬菜和喜糖,离得再远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就是母亲,她的微笑是如此的温暖。

小学毕业时一家人搬进了新楼房,120的车常常在夜里急匆匆地接母亲出急诊。那时她虽然想多陪陪我却总是顾不上,她离家的脚步再轻还是惊醒了楼道里的感应灯,它们接力发出昏黄的灯光,就像是我朦胧的双眼,目送着母亲去救死扶伤。无论雨多大、夜多深,一个电话,她就须在5分钟内下楼出发,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她常常拿起门口挂着的衣服匆忙出门、边穿边下楼。她没有周末,作为村里走出的大学生,少有的闲暇时间常常陪着老家的乡亲们在医院内奔走,亲子时间被占用,导致我总是很失落。

异乡求学时,我每次想与母亲通话,都会先发送一条短信给她,等收到回执后才敢拨通。因为我怕突如其来的铃声惊醒她浅浅的美梦,我甚至将母亲的排班表存在手机里,以防在她下夜班的时候吵醒她。但因为

医生做手术的不确定性,许多本该休息的时间也可能在手术室工作,所以那时大多是她看到信息联系我。

她让更多家庭岁月静好,却常常忽略了我:有次我肚子疼,母亲却一直加班,直到奶奶带着我去医院,她才发现我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。成长的过程中,她从没带我出去旅游过,直到我考上研究生,才被迫请了几天假送我去南方上学。

如果说她参加工作时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,那么只有秋天的沉甸甸才能配得上这风雨无阻、医者仁心的40年。每年都会有朋友告诉母亲孩子被大学录取的讯息,那是18年前母亲迎接的新生命开花结果的好消息。母亲看似平凡的工作,可正如那普通的银杏叶,春夏时是满眼的绿色,一切是如此的平常,可当那满街金黄的银杏叶燃至天际时,沿着那街慢慢欣赏,也怪壮美的。

婆婆的“王牌”

马海霞

婆婆的发小宋姨打电话说,要组织她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聚会,婆婆欣然应允。

转而又陷入了纠结,婆婆说,和这些老友很多年没见了,听说她们都过得挺好。

我劝婆婆,就是老友聚会,重在友情,别负担太重,更没必要攀比。

婆婆说,话是这样说,但她还是不想自己去,想让我陪着她去。反正那天我休息,也想去婆婆长大的小镇去看看,便答应同去。

婆婆让我陪她去买衣服,她看上一件紫色的衬衣,还说到聚会那天,让我也穿上那件紫色长袖连衣裙,婆媳俩衣服颜色统一,一看便是一家人。明白了,婆婆这是要和我穿“婆媳”装。

婆婆和我说,到聚会那天,她要把所有的首饰都戴上。第二天早上,我去接婆婆,果然,金耳环、金戒指、玉手镯都戴上了。

出发前,婆婆叮嘱我,到了老家后让我一切听她指挥,顺者为孝。这个我懂,在婆婆的老友面前,我一定给足她面子。婆婆又嘱咐我,吃饭时,看到好吃的,让我帮她夹菜,我向她保证圆满完成“任务”。

到了宋姨家时,大家都在。婆婆一进屋,大家便夸婆婆的衣服好看,婆婆笑着说:“衣服都是儿媳给我买的,这身上戴的首饰也是她给买的。”

我心想,金耳环是我买的,其余的都是小姑子给买的。婆婆把功劳都记在我名下,我也不能当场揭穿,“顺”就是孝嘛。这天,我主打一个听话,婆婆让我干啥我就干啥,婆婆的老友们都夸我是个孝顺的好儿媳,说婆婆有这样的儿媳,真是福气。

到了吃饭的时候,盘子转到我这边时,我都是先给婆婆夹菜,然后才自己夹,婆婆又收获了一大波羡慕的眼神。下午,婆婆她们一起逛公园,我一路挽着婆婆,便又成了大家眼里“别人家”的儿媳。其实,这些都是按婆婆的“设计”来的。

返程途中,婆婆跟我说了实话:“人到老年,儿女有钱有权,都比不上儿女常伴身边,有个好儿媳孝顺自己。”

婆婆把我当“王牌”在老友面前炫耀了出去,她的这份虚荣我懂。我们没什么大本事,赚不了更多的钱,让婆婆过上大富贵的生活,但多陪伴,多身边尽孝,对婆婆而言,便是最大的幸福和底气。

一块手表一辈子的友谊

贺湧

家在山东的黄永华和家在山西的柴培义的友谊已经50多年。现在他们都70多了还一直联系和来往,这份感情要从一块手表说起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们都是大同市某运输公司的修理工。1954年为了加快煤炭运输、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,国家从山东青岛整体调配了一批汽车、驾驶员和修理技术人员到大同。年仅1岁的黄永华就是这时随父母从山东到大同的。

1974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,黄永华和同院的两个伙伴到水泊寺游泳,不慎把一块瑞士手表丢了。他顿时慌了,那可是母亲干卸煤装卸工、不论寒暑辛苦攒的钱买的。他又想起前几天邻居家一位阿姨丢了80元钱,差点疯了,万一母亲知道了,对她的打击也太大了。

第二天上班黄永华坐在车间,心不在焉、愁容满面,想着下一步怎么办。他的反常被柴培义看在眼里,了解情况后,柴培义让黄永华和另外两个朋友刁正、陈国仕晚上到他家商量。当晚大家商定,这事儿不能告诉父母,只能大家帮永华再重新买一块同样型号的表。为了怕老人

发现,柴培义摘下自己的手表对永华说:“永华,你先戴上我的手表,老人看到你手腕上的表就放心了”。

自此以后,柴培义等几个同事每天上下班途径大同红旗商场时,就进去到手表专柜看看,瑞士天克诺手表有货没有?几十天后,这款手表终于有进货了,大家都高兴了。但令人难堪的是,新进的手表价格涨了!原来185元买的,现在涨到260元,大家一下子又傻眼了。对于这些月工资只有30多元钱的人来说,买这样一块手表,在当时绝非易事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很多家庭的月工资也只有40多元,多的50元,每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,全靠这点工资维持当月生活,260元是将近一年的收入啊!大家当即决定凑钱帮永华把这块表买下来。第二天,柴培义、刁正、陈国仕等联系车间能说上话的同事,少的10元,多的二三十不等,郭世英一下子拿出60元,终于凑足了260元,买下了这块表。为了帮永华尽快还钱,朋友们还出主意,在车间成立了临时互助组,每人每月交10元,按抽签顺序到下一次领120元。头签让黄永华先拿,

直接还账,永华一下子还清120元,顿感轻松了许多。

1976年5月,黄永华要调回山东。经历2年还款,还有柴培义、刁正两人的50元没有还清,可直到永华坐上火车,柴培义、刁正两人都没提还款的事。柴培义家里还有母亲都靠他每月30元工资维持生活;刁正还有3个姊妹在上,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回到山东后黄永华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剩余的钱全部还清。

这件事已过去半个世纪,钱虽然还上了,但这块表凝结的情义时常萦绕在黄永华的心头难以忘怀。他经常邀请大同的朋友到山东做客,大同的朋友也时常请他回山西游览,他们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浓厚了。

一块手表,现在看来不算啥,有的人可能说也没几个钱,可在当时,一辆自行车100多元钱,一台缝纫机100多元钱,就是这点钱,大多数家庭都买不起,何况是260元钱的手表。对黄永华来说,当时这道很难过的坎,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伸出援手、鼎力相助,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,和这块手表比起来,这份情义才是无价的。